

世 CHENG 间

(苏) 安·伊万诺夫 著



全世界



270314

尘 世 间

〔苏〕安·伊万诺夫著

朱钦源 白崇义译

*

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5.25印张 3插页 110,000字

1983年12月第1版 1983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5,600

统一书号：10107·333 定价：0.54元

本书包括当代苏联著名作家安·伊万诺夫的两个中篇小说：

《尘世间》写的是青年农民杰米多夫遭陷害、蒙冤屈、服劳役的坎坷一生。他年近半百回到故乡后，没有求助于国家法律和行政手段来处置陷害过他的马克舍耶夫，而是以“良心的法庭”对马克舍耶夫进行惩罚。作品构思新颖，情节跌宕起伏，人物形象真实感人。一九七六年由莫斯科电影制片厂拍成同名电影。

《没有实现的爱情》是一九八二年发表的获奖作品，反映了新旧两种世界观的斗争，揭示了缺乏对人生意义和事业目的的积极理解，必然会导致人们精神道德上的蜕化这一真理。

А • ИВАНОВ

Жизнь на грешной земле
Повесть о несбывшейся любви

据《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ПЯТИ ТОМАХ》ТОМ
5,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, МОСКВА, 1981 和《ОГОНЁК》
№32—35, 1982, 译出。



作者像

1301739/04

目 录

译者的话.....	1
尘世间.....	4
没有实现的爱情.....	96

译者的话

安纳托里·伊万诺夫(Анатолий Иванов)生于一九二八年，是苏联当代最著名的作家之一。主要作品有：长篇小说《牵牛花》(1958年)，《正午影消》(1963年)，《永恒的召唤》(1970—1978年)；中篇小说《尘世间》(1970年)，《冤仇》(1979年)，《没有实现的爱情》(1982年)。

安纳托里·伊万诺夫以他的长篇小说《牵牛花》奠定了他在苏联群家荟萃的文坛中的地位，之后，他又写出了《永恒的召唤》等一系列中长篇小说和《阿尔卡的歌》、《客人》等短篇小说，成了当代苏联文坛上公认的第一流作家。

《尘世间》最初发表在苏联《星火》杂志一九七〇年第29—32期上，以后被收进作家的选集、两卷集里。一九七五年由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出版单行本。一九七六年由莫斯科电影制片厂根据该小说改编成同名电影。一九八一年由青年近卫军出版社收进作家的五卷集中。

中篇小说《尘世间》是伊万诺夫献给肖洛霍夫之作。肖洛霍夫在五十年代写了《一个人的遭遇》，而伊万诺夫的《尘世间》也是写的一个屡遭命运玩弄的人的坎坷一生。

尘世自古以来就有善良与邪恶的斗争。不幸的命运恰恰降临到西伯利亚一个普通青年农民巴维尔·杰米多夫的头。上。他遭陷害，服劳役，精神与肉体备受折磨。虽然十多个春秋之后终于获释，但他蒙受的冤屈却依然未能辩白。

巴维尔·杰米多夫年近半百才回到故乡，他不愿“弄脏自己的手”而放弃了报仇雪恨的念头。非但如此，他甚至还救起了他不共戴天的仇敌陷在冰窟中的血肉之躯。在人烟稀少的西伯利亚原始大森林里，杰米多夫没有求助于国家的法律和行政手段来处置他的敌人，而是以“良心的法庭”对仇敌进行惩罚，在精神上宣布仇敌的死刑。结果，他的仇敌终日提心吊胆，惶恐万状，在沉重的精神压力下跳进冰窟，了却了自己卑鄙的一生。

小说《尘世间》构思新颖，情节跌宕起伏，人物形象真实感人，心理描写细致入微，表现手法令人折服。

《没有实现的爱情》是伊万诺夫的一篇新作，发表于苏联《星火》杂志一九八二年第32—35期上。这篇富有哲理性的小说问世才两三个月，就被《星火》杂志编委会评定为该杂志一九八二年的优秀作品，给作者颁发了奖金和奖状。

小说的主人公切尔内绍夫在大学期间曾与同学玛莎相爱，但他见异思迁，抛弃了玛莎，与另一同学尼娜结了婚。后来他成了一个闻名于全国的大作家。他的作品一版再版，并译成其他文字发表，他本人也得到了各种荣誉和奖赏。然而，盛名之下，其实难副。切尔内绍夫的成功，并非完全是因为他有特殊的创作才能，在很大程度上是他的一个朋友库普里克起的作用。这是一个善于钻营、深通“关系学”的人。他凭借他广泛的人事关系和活动能力，四处为出版切尔内绍夫的小说奔忙，其目的是分得部分稿酬。

切尔内绍夫虽被一片赞扬声所包围，但广大读者并不喜欢他的小说，甚至连他的好朋友都对他的作品十分冷淡。他的盛名从何而来？作家的创作目的何在？为什么他的作品不

能在读者的思想上引起共鸣？他的创作源泉为何会枯竭？出路究竟在哪里？这一个个发人深省、令人警觉的问题，通过主人公的回忆得到了明确无误的解答。

伊万诺夫在这篇小说中同样反映了新旧两种世界观的斗争，揭示了缺乏对生活、人民、祖国的热爱，对社会的责任感，对故乡的感情，对传统的珍视，对人生意义和事业目的的积极理解，必然会导致人们精神道德上的蜕化这一真理。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代苏联的社会现实。

伊万诺夫在这两篇小说中，以丰富的道德内容、深刻的哲理意义，深邃蕴藉的叙事手法，震撼灵魂的真实画面，引人入胜的曲折情节，细致入微的内心剖露，浓厚的西伯利亚乡土气息，以及优美而富抒情色彩的语言，显示出了自己的创作特色，使人有未卷其终不忍释手之感。

译 者

一九八三年五月

尘 世 间

献给米哈伊尔·亚历山德

罗维奇·肖洛霍夫

一

下午，没有热力的太阳刚一偏西，雾霭便在小河对岸的牧场以及稍远一点收割了的田地上浮动，在沼泽和洼地上空袅袅上升。傍晚，一团团的雾霭充满寒气，渐渐变浓，愈来愈大，最后，悄悄地连成了一片。昏暗的雾幕在河对岸的上空愈来愈沉，缓缓向河边飘浮，先遮住对岸，继而遮住了宽阔、平静、盛夏以来变得无力的鄂毕河的一半。它以势不可挡的千钧之力逼近村庄，淹没它，压碎它。

“塔季扬老弟，你在骗人，”巴维尔·杰米多夫说道。他和平常一样，坐在自己的土坯房墙边，望着对岸空濛的远方。

“爸爸，你这是说什么呀？”年方八岁的养子格林卡走进院子时问杰米多夫。这孩子双手拎着一个褪了色的书包，两手有点发青。“谁在骗人？”

“雾呗！”杰米多夫用头朝鄂毕河方向示意了一下。“瞧这个骗子！”

格林卡用鼻子大声地吸气，用指头擦了擦鼻子底下，想了一想。

“它怎么会骗人呢？”

“你瞧，它在吓唬人。你没感觉到？”

他们又沉默了一会儿。格林卡年纪幼小，戴着父亲的大帽子，穿一件今年入学前才在乡村商店里买的新呢制服。杰米多夫瘦削、憔悴，颧骨有点儿高，身材也不匀称。他的一双膝盖明显外露，肩头也从肥大的棉背心下面突了出来。他虽说已经六十开外，领养老金了，可不许人家叫他老头。平常他很少刮脸，不过今天倒刮得挺干净，所以他那紧绷绷的、一点也没有松弛的面颊，在逐渐暗淡的日光照射下还不时闪出亮光。

“感觉到，”格林卡说。“晚上雾愈浓，早霜就愈大。你经常就是这么说的。”

“是这样。你还感觉到什么呢？”

“再没有了。”

“你别出声，静静地听。怎么样？听到什么吗？”

格林卡凝神蹙额，一动也不动地站了一会。

“什么也没听到。好象有条公狗在叫。”

“笨蛋！是条母狗。米特罗凡队长的狗。还有呢？”

“好象村子后面有辆卡车开过。大概有几个小女孩在哪个地方尖声尖气地说话。”

“这是农庄饲马员阿尔塔蒙的小女儿在尖叫，就是克拉芙卡。”

“那儿有许多女孩子哈哈大笑，”格林卡更确切地说。

“克拉芙卡也在那儿。她也在那边。现在拖拉机手列尼卡

的手风琴怪叫起来了。列尼卡是个笨蛋，但他的手风琴倒值钱，就象蒙上了一层白霜，亮光光的，可他不会拉。真的，就跟锯湿木头一样。小伙子还不错，额发也很漂亮。”

确实很快就传来了单调乏味、毫无节奏的琴声，由于距离太远，几乎听不真切。

“你看，它在吓唬人，”杰米多夫又朝河那边雾气渐渐逼近的方向指了指。

“它干吗要吓唬人？”格林卡仍然莫名其妙地问道。“吓唬谁？它又怎么能吓唬人呢？”

“傻小子！”杰米多夫眼里怒光一闪。“回家去。土豆给你煮好了。窗台上奶壶里面有牛奶……我再坐一会。”

“爸爸，你可别到玛尔卡·马克舍耶娃的商店去，”格林卡恳求说。他的不同父母的姐姐纳杰日达也是经常这么恳求的。她已经在马尔沙尼赫森林经理站工作两年了。接着，他又跟姐姐一样补充说：“爸爸，你别喝这该死的酒啦。”

“滚！”杰米多夫大喝一声。“我说了就在这儿坐一会。哪儿都不去。”

格林卡走了，但后来他一个人吃饭的时候，又想到父亲会和以往一样，“狼眼”（父亲管玛丽娅·马克舍耶娃家里每晚都有灯光的矮窗户这么叫，后来全村的人也跟着这么叫了。玛丽娅·马克舍耶娃就是从这个窗户卖酒的，她卖酒“不找钱”，就是说要四个卢布一瓶。）一亮，他就必定到商店去。父亲醉了以后人可好啦，也许比清醒的时候还好，常常带点也是从这个窗口买的东西回来：有时带一些比较便宜的糖果或者蜜糖饼干，有时带一瓶柠檬水。在酒意未消之前，他老在房间里转来转去，一个劲儿地表白他喝醉了，劝格林卡一辈

子也别沾酒。他时常摸头，似乎在哭。可是他又怕格林卡看见他的眼泪，于是常常抖动脑袋，就这么从一个角落走到另一个角落，没完没了地低声哼着一首奇怪而又难解的歌曲：

究竟我是什么人？
不过是个某某人。
兄弟们，伙伴们，
我是一个古怪人……

只要他一安静下来，马上就躺下睡觉了。

不管怎么，格林卡还是不想父亲每天晚上都醉醺醺的。父亲清醒的时候，他更喜欢。

格林卡一边收拾桌子，一边想：他父亲可真是个怪人，他自己唱的一点不假。三年前，父亲把他从马尔沙尼赫保育院领出来的时候，就有一个怪条件：

“你叫沃夫卡？从现在起我要叫你格林卡。”

“我不，”当时还叫沃夫卡的格林卡说。

“一定得这么着。要不然啦，孩子，咱们就拉倒。哪怕你这个小鬼再好，我也不要。我会另外选一个。”

他停了一会，默默抽完一支很长的自卷纸烟，用力把烟头踩进土里（他们在保育院的花园里谈话），便长篇大论地、多半叫人摸不着头脑地说了起来：

“小儿子，我本人是个护林员。就是看守树木，照管森林，保护各种各样小野兽的人。我的守卫室在森林里……我那儿的森林真好！啊呀，小兄弟！我睡在守卫室里，或者走在森
林里，树林就飒飒地响个不停……你以为这不过是风把树林

吹得响吧？不，小儿子。它们这是在和我讲话，就是说它们有什么高兴事，或者有什么不幸的事儿……或者，比如说，有人路过啦，乘车骑马走过啦，它就说这是什么人，是好人还是坏人。嗯，当然罗，是好人就走他的吧。可要是坏人，那就不行，小兄弟，你当是开玩笑，你等着瞧吧！就这样，它们把一切情况向我报告。这些树林啊，小儿子，它们可完全不是树木，而是活人。这是锯倒下来的树干，是木材，圆木，一句话……我和女儿纳杰日达住在守卫室。她也是我收养的。要知道我是个孤苦伶仃的人，从来没有过妻子。为什么？小儿子，这个问题也许等你老了才弄得清楚。不过，也可能是因为我愚蠢。就算是这样吧……于是我拿定主意，到保育院选一个女儿。战后，保育院的女孩子可多啦，而且……比现在还多。嘿！我真的选中了……有个好流鼻涕的女孩子很讨人喜欢。她跟你一样，满脸雀斑。不知道什么原因，我就是喜欢脸上有雀斑的。不过，她当时叫安娜。‘安卡快快长，找个好对象’①……这真是蠢话。不知怎么的，在我跟她谈话的时候，就象现在跟你讲话一样，这些话总叫我心烦。我想，好吧，我把她养大，她将来会找到个好丈夫，可我又是一个孤人了。我说，你现在就叫纳杰日达②吧。我说，你这个名字对我这一生可有意义啊。我就是这么告诉她的。似乎她有了这个新名字就找不到个好丈夫，早晚都不会离开我了。我就是这么傻啊，不是吗？啊？”

格林卡想起自己当时突然叫了一声：

“那不成！你说得对……既然你收她做女儿，她就应该这

① 这是儿歌。

② “纳杰日达”在俄语中的意思是“希望”。

样!”

“你看，你看，我早就猜到你是个有出息的！不过呢，小兄弟，应该倒是应该，可人还是得象人那样生活。春天就应当充满欢乐，象田野开遍蒙上露水的花朵一样。整个夏天都是收成，然后又进行秋播。就是说，要留下自己的种子。我落得一个人孤零零的，因为我是个怪人……是啊，我的纳杰日达很漂亮，心肠好。只不过现在经常往马尔沙尼赫跑，一会看电影，一会去跳舞。那里的一个林学家，有个小伙子，名叫瓦连京。我敢说，那个小伙子还不错，将来有出息。是啊，你想想看吧……一句话，你觉得怎么样？”

“女孩子家，她们就是这样！”格林卡——那时的沃洛季卡又一次脱口而出。“可我决不会离开你。”

“啊哈！那么说你答应了？”

“保育院这里有什么好？不过我都已经叫沃夫卡了，以后也就叫沃夫卡吧！”

“这可不行。小儿子，说什么也不行。”

“为什么呀？”

他未来的父亲当时又沉默了一会，再次抽了一支自卷纸烟。

“纳季卡^①终久是要嫁人的，当然要跟丈夫走。不管是跟瓦连京还是跟其他哪个人，总是要走的……我告诉你，女大当嫁嘛……她漂亮，不胖不瘦，大腿很有力。她的一双眼睛啊，格林卡——瞧，多好听的名字，小儿子！她的一双眼睛又明亮，又有神，一发亮就要叫人眯眼。这又有什么办法呢？”

^① 纳季卡是纳杰日达的别称。

他叹了口气。“我履行了我的职责，把她养大了。现在让她去履行她的职责吧。世间上必定还有许许多多亮眼睛的人。她一走，我又是个孤人了。孤人？可也不是孤人。譬如我一觉醒来，耳朵里就响起格林格林的声音……这是什么声音？也许是风吹得玻璃窗响？不是，是有人在这么叫我的儿子。我在森林里走，周围也是格林—格林—格林的声音……这是谁？是鸟儿在叫？是呀，确实是鸟儿在叫。可叫的是谁？它们在叽叽喳喳地说我的儿子……不行，你无论如何不能再叫沃夫卡了。”

……格林卡收拾完桌子，用小碟子盖上他倒过牛奶的奶壶。窗外早已一片漆黑，就象有人在窗玻璃上贴了黑纸一样。父亲还没有回来。

小孩子叹了一口气，一边继续回忆并不太久的往事，一边铺好床铺，啪地一声关了灯，钻进了被窝。那时，他舍不得，很舍不得他原先的名字，但又有些喜欢这个上了年纪的人，而且，这个人好几次说“小儿子”这个听不惯的字眼，还使他感激涕零呢。

“兔子……你也保护它们吗？”他问道，当时他为了不让人看见自己的眼睛，就把头发剪得短短的脑袋垂下来。

“小兔子？当然保护，它们最没有自卫能力。它们就跟麻雀围着春天的水洼转一样，成天在我的守卫室周围跳。”

“那好吧，我答应。”

他倒是答应了，可后来却还很麻烦，保育院很久都不让他给这个人当儿子。

“杰米多夫同志，”保育院院长说，“您年岁太大啦！”

“年岁大怎么啦？我身强力壮，在森林空气中浸泡过的，